

讀
常

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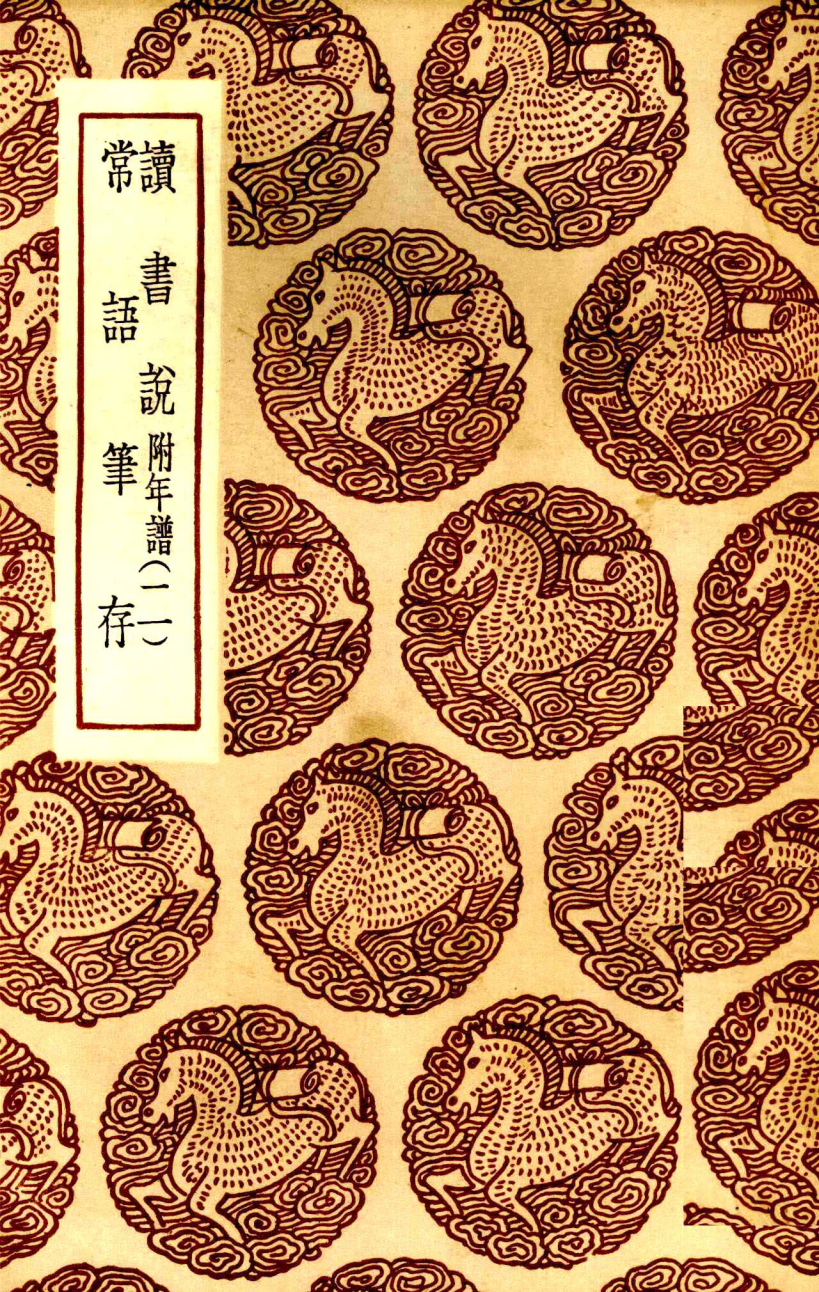
話

說

筆

附年譜(一一)

存



讀 書 說

附 年 譜

(二)

胡 承 諾 著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讀書說及其其他一種

二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朱廣福)

一二五五上

壽

讀書說卷四之上

君德

人主所當學者四。帝王精一之傳。一也。治天下大經大法。二也。古今治亂之迹。三也。天人感格精微之際。四也。精一之傳。道所在也。大經大法。法所在也。治亂之迹。事也。天人之際。理也。道與理治內。事與法治外。內外交脩。學問之道備矣。性之所具雖美。加存養之功則益瑩。故匡衡曰。陛下雖聖性得之。猶復加聖心焉。今侍從日講。古所云常伯之職也。昔四輔既備。成王鮮有過事。漢成帝時。爲經師者。朝夕入說。尙書論語。金華殿中。又詔親侍之臣。皆受經於碩師。既無作輟之期。又非隨牒而遷。故在君側者。莫非端士。人君耳者。莫非善言。孟子一暴十寒。一傳衆咻之喻。適可正明代經筵之失。但其語太直。廷臣不敢顯陳。人君取而書諸講幄間。亦聖德之助也。朱穆曰。人君不可不學。當以天地順道。漸漬其心。天地之氣。以正而和。以邪而乖。君德亦如是。君德既正。和氣盈于兩閒。人則相親相愛。物則並茂並育。君德不正。乖氣盈于兩閒。人則相戕相害。物則弱肉彊食。故爲君之道。必使正氣充于人心。則太和洽于天地。置輔建親。所以佐助居正之業。聽言納諫。所以匡扶不正之失。執大本。長庶物。與元同體。故稱元年。秉直心。杖大義。常行正道。故稱正月。不以人之情欲。害其天德。使純健之體。無所虧損。故稱體天行健。而自強不息也。王者無外。其令既出。卽無不成之事。故王者之令。不可輕出。當以義爲質。而又協諸輿情。所用器物。皆無虛設。必象

天地四方。或以色象。或以形象。要使色皆正色。形皆正體也。清廟盡飾。以茅屋存古。大路致美。以越席示儉。事天則欽翼祗栗。承親則溫恭敬順。臨朝則端正儼恪。享下則嘉惠和悅。物有其則。禮有其文。所謂威儀也。時當豐美。則交於萬物者。亦當稱其富厚。故天下已治。不可不與禮樂。使苟且粗疏。鄙儂僇儻。舉世恂然。無溫文之度。否則奢侈僭擬。恣情極欲。舉世蕩然。無法制之守也。脩省變異。自有經義。不可齋醮祈禳。開淫祀之端。縱囚肆赦。決僥倖之寶。時巡省方。順天而動。不可因嬖幸之請。輕法駕之尊。使若輩張威郡邑。攬權道路。綱目書巡行二十九。皆譏也。雖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。故以勞居逸。則無爲而治。以逸居逸。則叢脞而亂。桓公有憂中國之心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。迨其震而矜之。叛者九國。不可如齊之桓公。唐之玄宗。慎始渝終。因致禍亂也。勿受嬖幸獻進。勿爲嬖幸徵發。凡節儉約省之事。出自君心。考諸聖學。毅然爲之。不可與臣下商略。謀及臣下。則從道不堅。不勝懲惡之言矣。慎己所獨嚮。察衆所共疑。爲民害者。忍而除之。賢之旣得者。稱天以用之。百姓無知犯法者。罪己以訓敕之。敬慎所未見。竦懼所未聞。或刻盤杆。或銘戶牖。不可愛幸用於所惑。曲意留於非正。使賢智竊歎。百姓愁苦。朝有小明之悔。野有大東之怨也。廣擇賢才。使盡其謀慮。關白宰相。使審其當否。古人有云。謀從衆。則合天心。唐太宗曰。循正而行。自與吉會。不可綜搯衆事。備畏臣下。使君臣相猜。奸邪並進。馴致政令煩多。前後相承。省覽不給。羣下因以生弊。緩急重輕。皆能爲害。章雖下。而有司不復。以待賄賂之至也。人君非躬嗜殺也。以攻城得地快心。不恤民之死生離散。卽嗜殺也。或畏人不服。而宿兵以威之。嚴刑峻法以防之。亦嗜殺也。土木之役。玩好之聚。

轉死滿山谷。流宄盈道路。亦嗜殺也。聖明之君。不但無罪之人。不以膏草野。天下大定。而省刑薄斂之心。無日忘之。至於若朽索馭六馬。戰兢臨淵谷。以心所感發之理。通於感所未形。以理所必然之心。矯乎情所欲肆。不惟不忍取敵國之民。以益吾民之數。亦不必殺一方之民。以救天下之民。而後爲不嗜殺也。喜怒哀樂。不失其節。是以調和萬民。燮理天地。若於此或倒置。必天下害氣有結。爲世運者。君身喜怒哀樂。爲害氣所馮。是以當喜者怒。當哀者樂。不自知而發悲憫於小物。亦不自知而貽大害於萬物也。不可居心不敬。役於耳目。使精爽或馳。而百度失貞也。國語載厲王二事。一監謗也。一專利也。以專利之心。張監謗之網。卽以監謗之威。盈專利之欲。然非曰吾敢於爲此也。專利則眞見匱乏。而後專之。監謗則眞見不道。而後監之。果匱乏邪。果不道邪。抑操是心而不可饜足。不可容忍邪。必也布利而懼難。布利者。不必推所有以與人。因天地所生之物。養天地所生之人。不曰此吾土地所生。惟吾所用。而以其餘予人也。懼難者。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駕馭。惟以天下耳目。助在己聰明。不曰此固非所宜言。是爲大不敬。是爲大不道。而爲法所必取也。不可使邪臣窺其意。奸民探其緒。假衛巫以大權。擅榮夷以厚利也。

內庭

漢高祖卽位踰年。而太公名號未定。家令之言。以諷諫也。高祖善其言而賜之金。賞其緣彼而備禮於所尊。且以示天下後世之法則也。文王之德。所以至於極盛者。上有聖母。其成之者遠。內有賢妻。其助之者深。故祀先宜家。各得其道。閨門之內。極其和。宗廟之中。極其敬。屋漏隱微之際。莫非道義。一飯之頃。未嘗

違仁倉卒之際。非禮不動也。禮稱一娶九女。所以極陽。數參骨肉至親。所以息陰。訟女未可行。則待年於母家。所以絕求望。塞非常。自此之後。雖缺不補。所以省約燕私。長保期頤也。杜欽舉此以進成帝。蓋舉前代之約。以正後世之奢。防閑之意。寓於不言。使人情安於所習。而不覺其難也。王鳳循故事而不能用。後世遂無稱引此說者矣。宮闈之內。求賢審官於臣下。勤勞分別大小而賞勞之。此女主佐治之事。趨走承順。小勤小勞也。奉職守官。大勤大勞也。所謂求賢審官者。止此而已。后能辨此。則識度過人。必克贊成帝業。至於黜陟薦引。則非女主之事。不得以險詖私謁。干預外廷之權也。總之西漢之時。猶有窈窕德象。女師諸篇。爲後宮所誦習。班婕妤賦云。陳女圖以鏡監。顧女史而問詩是也。後世女訓無聞。椒房無所取則。成帝雖減其用度。而身爲侈靡。宮中之寵。後來居上。是以匹婦之說。不可勝聽。漢庭之亂。不可勝救也。禮以己恕人。故天子之后。父母猶得而子之。不奪人親之義也。不使后族與政。蓋有深意。見於經者。宋三世內娶。故公族以弱。妃黨益強。威權下流。親者出奔。國家廓若無人。朝廷久空。疾其末者。正其本。故春秋舉以爲戒。而天戒亦有螽斯死墮地之象。見於史者。元后寵任諸弟。遂至家國俱喪。東京之事。一梁氏壞之有餘。故范史云。商恨善柔。冀遂貪亂。皆其事也。解光所奏趙昭儀害嗣之事。皆在哀帝卽位赦書之前。故引齊桓誅哀姜。元帝不赦發長陵傳夫人冢二事。以明事關大逆。雖有詔恩。不得原也。耿育之疏。其爲邪說甚明。史家胡以不刪。大抵朝廷每有一事。必有人焉。倡無禮之言。爲奸人解網。上熒主聽。下亂國法。所云言僞而辯。王法所必誅也。哀帝於此。能如叔孫昭子。不以豎牛爲功。蔽罪趙氏。固云甚善。或姑貸趙氏以

全私恩。但將耿育伏罔上之誅。則漢家之事。猶可振起。惟沾沾欲報趙氏之德。而忘劉氏之仇。縱邪臣妄說。誑亂後世。天下已窺其無能。祖宗亦不享其禮祀矣。班氏詳載育疏。以著其案。使萬世共罪之也。

東朝

三王位三公於世子之上。春秋尊世子於三公之上。雖禮之威儀。各有宜適。總不若秦漢而後有常尊者。與前星之天象符也。春秋書子同生。喜有正也。雖未正位。必舉以禮。明示竟內。以定民志。亦重本尊祖之義。天子之子。八歲受之少傅。教以小學。業小道焉。履小節焉。十五受太傅。教以大學。業大道焉。履大節焉。必就學於外者。尊人倫之師。重先王之道也。及其正位東宮。特置太傅一官。職輔導之事。禮敬如師。而不領官屬。官屬則少傅領之。示不臣也。所以張敞才輕。謂非師傅之器。陰侯戚里。終同視陋之嫌。又選文學之士。必端其心術。程其器識。望其威儀。薰其德性。坐則誦詩書。行則習禮容。不習慘刻之學。不取浮華之譽。不參比周之黨。所謂承華之闕。更似通德之門。博望之園。直類華陰之市。家丞庶子。並入四科。洗馬後車。俱通大學。蓋言前後左右。莫非正人也。有所欲爲之事。必先考諸師傅之訓。訓所素具。而後導其爲也。有所欲致之物。必先稽諸肄習之業。業所不悖。而後爲之致也。恩有相及之序。齒有長幼之節。以貴德尙賢。爲他日用人之本。以上德尊爵。爲他日慎名器。裁恩倖之本。要使受正人君子訓迪。而無疾怒之心。行孝弟仁義恭敬愷悌之事。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。故易曰。黃離元吉。喻子有明德。能附麗於其父之道。順成其業。是以大吉也。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。恐有君老之嫌。宿衛之臣。不可往來東宮。恐有宮甲之嫌。詹

事之官不可罷。恐有儲位不以時定之嫌。其或軍國重事。命太子總領者。臣下奏章。仍於御前啓封。太子先閱大綱。從旁參決。予奪可否。仍以父命行之。非謂全不達御太子自決也。至於尤不可者。將兵與受方面之任也。蓋太子居外必嬖子。居內爲國人所窺。皆有二心奪適之事。宮內造端。宮外響應者。不謀而至。此最危之舉也。秦人嫡子初生。不令人以名。他日或有餘子。則擇其勇猛者爲嗣。故春秋秦君之卒。多不書名。外之也。惟罄稻得書名。錄其賢也。漢元帝之生。在宣帝潛邸中。宣帝卽位。卽當正東朝之禮。何以霍光秉政。不行此事。遲至光死之後。然後行之。光之不學無術。不其然乎。晉襄公卒。國無定儲。爲大臣者。遂欲舍子而他立。人持一議。各有所私。終於不可行。而生鄰國之難。雖諸臣謀事之過。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。衛襄世子有惡疾。迨公將薨。乃命其臣廢之。自下廢上。鮮不爲亂。敬嬴私事襄仲。而屬其子。是以嫡子見殺。皆危道也。宋太宗賢君。而立儲一事。極其猶豫。大漸之時。幾有齊桓之禍。賴呂端持正。僅得無事。脫遇史彌遠。將如之何。此臣下所不敢言。人君當自觀省者也。

藩邸

朝廷之上。親有常恩。賢有常任。親者自親。不必侵賢之職。賢自爲賢。不必賴親之寵。武王母弟八人。周公、康叔、昭季。同登三事。五叔無官。是其義也。春秋之時。天子諸侯。不務求賢。而專事展親。在位子弟。皆蚤任以權。是以童昏並進。驕奢累積。沈溺放恣之欲。晏安耽毒之病。往往極其所至。而家國俱害。適足爲世戒也。春秋之文。公子貫於先君。惟世子母弟。以今君錄之。親親之義也。親親則直致之。有涉於民。必立法以

善後。不以小忿廢懿親。親親也。不以私恩貽民患。仁民也。不以愛親殘其民。不以愛民妨其親。誠信之中。自生經制。享崇高之奉。無治民之責。立法善後。無過於此。漢初藩國之制。天子獨爲置丞相。其王國之官。自內史以下。皆得自除。諸王又於許除之外。私置御史。廷尉。博士之屬。所云內史以下。守土之官也。徵其租稅者也。御史諸官。皆其自置。則法令刑辟選舉之權。悉不領於天子。是以謂之外重。吳楚之後。一切奪之。山海之利。亦不使專。而後合於古。非過刻也。旬師之制。所不可廢。惟景王殺佞夫。誠爲不友。又在父服之內。思慕之中。而害先君遺體。故君子深惡之。以爲失子行也。鄭伯失教。叔段畔逆。二人各有曲直。孔穎達持論甚平。漢諸王擅爵人。赦死罪。而天子不禁。已乃墮骨肉之屬。而抗劉之。答服其臣。使證其君。故中山有聞樂之泣。君子傷之。六朝則假以重權。權重而禽獮。秦隋則御以嚴威。威積而草薶。皆失先王之意。而行其私意者也。褚遂良一言。而藩服之禍。遂得未減。是以君子有取焉。明太祖取天下於元人。故其隱衷。惟以防胡爲亟。又卽位未幾。卽有奸臣之誅。故其心。又以防奸爲亟。晚年所以重諸王之權者。蓋以外扞元孽。內禦奸邪也。此其爲心。原與衆建諸侯。以固磐石之義不同。故一覽葉伯臣疏。卽以離間致罪。蓋大拂其指。而疑爲宰輔游說。不但非所宜言也。易世而後。爲宗社計長久。亦當上體高皇之意。徐參賈生等謀國之說。要以權歸朝廷。統一大宗。雖以漸圖之。不爲失時。夫賈生取臂體髀斧斤。何嘗不欲以漢法整齊諸王。但以賈生行之。必有次第。不失禮讓之風。量錯則鹵莽急遽。無仁恩和義。所以藩臣背叛。而景帝亦寒心兩宮閒矣。當建文君卽位。未及踰年。改元數月之間。卽殺一王。廢二王。能勿亟乎。不知當時謀

國諸臣操斧斤以剗體脾者。何若是峻烈。不惟不得賈生之意。視量錯爲更遽。謂之何哉。謂諸君子爲失計。固不可。謂得處事之宜。於以安社稷。定國家。免生民於湯火。弭忠貞之誅夷。亦未可許也。大抵後人學問。彷彿古人。未審義理之實。不諳緩急之際居多。往往以此誤國。而身名殉之。故精義之學。尤處事桀驁也。賈生爲文帝謀。所以彈壓諸侯。瞭如指掌。以後事觀之。無不符合。蓋生之計。欲文帝王其兩子於淮之南北。自淮以南至江爲一國。自淮以北至河爲一國。而以帝二子居之。以輔翼太子。此二國者。橫經中土。三吳三齊。皆在其外。長安之勢益固。此勝算也。文帝但從淮北之計。而以地益梁。北至泰山。西至高陽。徙淮陽王武居之。謂之梁王。未嘗從其淮以南爲一國之計。亦未徙代王參於淮土。是從誼計者半。未從者半也。蓋文帝處心積慮。不忍絕淮南厲王之封。欲以故地王其三子。故不從誼計。數年之後。卒王之誼復極陳其禍。當時亦不省也。觀後日吳楚反時。止一梁王抗其鋒。而江北之王。未聞與梁爲犄角。以淮南三子。非梁至親。故不救助也。若文帝徙代王居此。梁代二國。手足相救。其抗禦吳楚。更易爲力。且形勢旣壯。未必不先折其謀。不敢合從西向矣。然後知賈生計果善也。至於藩王自處。亦良有法。河閒獻王以禮樂爲學。史家稱其大雅不羣。東平孝王遠隙以全忠。釋累以成孝。遂爲古今賢王之首。稱北海王睦。因永平中法憲頗峻。乃謝絕賓客。放心音樂。常遣中大夫入朝。召而謂之曰。朝廷設問寡人。大夫何詞以對。使者曰。大王忠孝慈仁。敬賢樂士。臣雖螻蟻。敢不以實。睦曰。吁。子危我哉。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。大夫其對以志意衰惰。聲色是娛。犬馬是耽。其匿迹若此。此三王者。禍何由至乎。范氏引晏子輻利之說。而美明帝

節諸子歲租。亦救敗保終之篤論也。若淮南王安。文章之士。與畔逆相距懸絕。而爲賓客所誤。引而卽於畔逆。若跬步焉。樂浮華遠篤實也。夫浮華則志奢。奢則不孫。宜其於畔逆之路。一引卽去耳。宗祿之法。苦無善制。明末最受其敝。必也五世之內。受祿天子。五世以外。親盡則祿亦盡。聽其自爲生計。但存厥屬。籍以免婚嫁之瀆。族類之夷。加以復除。身家稍別。黎庶爾。此外亦無可如何也。若賈誼之書。亦曰地盡而止。未聞更益以地。以待生齒之繁。且漢劉輔。唐李石。未聞養以宗祿也。可類推矣。

戚里

后父重於帝舅。妻黨昵於母黨。此末世敝俗。非先王典制。漢成帝初基。后父帝舅。同執國柄。杜欽慮其輕細微渺之漸。必生乖忤。說王鳳推讓許嘉。可免霍上官之隙。且弭懿爽之釁。豈非良策。然使舉朝共美鳳。讓人主信之愈堅。而大委任焉。亦可巧奪許氏之權。又非必非其隱情也。成帝獨反俗情。不用后家。而用母家。自以爲盛德之事。不思盛德之事。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。身溺晏安。委政外庭。后家母家。同一轍耳。晏安旣久。禍發有日。焉可救哉。王鳳飾美名。而大權歸。成帝矯常情。而大寶替。雖事機之變。亦運命之奇也。西漢之亂。始於呂。而終於王。中閒武安博陸許史丁傅相續不絕。履危者數矣。故卒以此隕喪。可不鑒歟。明代垂典。勳戚不聞政事。故無兩漢之禍。則初服貽謀善矣。成就外戚令德。不可不謹其交游。蓋以貴戚好客。誠爲懿行。然游其門者。必非安靜守約之士。多屬瑕釁禁錮之人。又且更相牽引。轉相販賣。其徒日多。其勢日熾。至於如此。必有躐貨倚勢之行。見諸民間。達於朝廷。而災禍立至。延蔓生焉。漢文帝選長

者有行與二竇游處。二人皆爲退讓君子。陰與好施接賓。而門無俠客。所不好者。知其有用。猶稱所長而達之。所厚善者。知其華而少實。但私以財。終不爲言。謹慎如此。然賓客猶有廢徙者。故明帝曰。傾身待士。不如爲國。戴盆望天。事不兩施也。若馮奉世父子。並居朝廷。論者謂器能皆當其位。非用女寵所得。郭況之家。雖有金穴之號。要皆出自賞賜。非求取請謁所致。陰興對貴人曰。外戚家苦。不知謙退。嫁女欲配王侯。取婦盼睨公主。愚心實不安也。此古今美談。後代準則也。其餘帝室之親。王信好酒。田氏兄弟以貪名。脩成子仲橫於京師。許史子弟。比周中官。以陷賢相。定陵罪。至大逆。竇憲立功荒外。而以末釁損其實。梁商愿謹自終。而以凶嗣隕其世。風斯下矣。此列辟待之無法。寵至而生驕也。

治化

君子治天下。且無言致人感化。當先盡其區畫之心。區畫不善。使羣下同具之心。反爲上人設施乖方。俾喜怒哀樂一切抑鬱不遂。下情所以憤歎。上指所以格阻也。區畫之方。當以我與人相較量。隨吾身所值。上下四方。各處乎當然之位。遂其當得之願。又以人與人相較量。雖千萬人之紛雜。而親疏厚薄。隆殺先後。皆予以不爽。不使滲漉倒置。而在此有餘。在彼不足也。後世治績。所以不如古者。其所云利民者。未必卽古人所以致治之事。所云不以害民者。未必卽古人所以防亂之事。此由學之不講。不能知治亂之本也。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。未必眞出利民之心。所云害民而欲去者。未必眞出不忍害民之心。此由私之未盡。不能得性情之正也。故其道必先積學以明理。不貽害於興利中。又在修身以去私。不以利民爲自

利之門。俾所行之事。有名無實。有始無終。而與於不仁之甚也。故措諸政事。惟當順天之命。成人之性。好生惡殺。所以順命也。正紀綱。重倫常。本教化。所以成性也。心存乎天。故無偏頗。政法乎古。故無謬戾。以此施行。然後風俗齊。學術端。上可以持一統。下可以守一法。紀之以文物。宣之以聲教。發之以光明。不取小惠。教化久則無貪人。不取小恩。施澤久則無刑人。其爲號令也。勸誘多而督責少。是以九經之事。曰勸者六。所謂事業。皆在制禮作樂之中。禮不以玉帛。治臻皇極。則禮作矣。樂不以聲器。仁及飛走。則樂作矣。又在仁義禮智中。仁無爲而治。智與禮防於未亂之前。義制於已然之後。易曰。利物足以和義。思其所行必合於義。則自然之利。必及於物。爲高必因邱陵。爲下必因川澤。非計利而爲之也。不反天地之性。與自然之位也。治天下而行善政。亦自然之位。與天地之性也。是以入人甚深。而共爲君子。此順命成性之效也。其或措置無法。使綱紀文章。蕩然泯然。羣臣百姓。無所遵守。人自爲政。各行其私。則無以救一世於湯火。或內極嗜欲。外假嬖幸。下恣培克。緩急不得宜。始終不一致。羣臣百姓。皆以文法相應。智巧相欺。貨賂相徇。則無以垂法制於永久。夫治君子者。治其情。治小人者。治其形。治其情者。引以禮義也。治其形者。威以鞭扑也。以君子治之人。皆自飭爲君子。以小人治之人。皆自棄於小人。先德後刑。百姓悅其尙德。又諒其不得已。而用刑之心。任刑棄德。百姓不惟惡其好殺。雖有仁義之言。仁義之事。亦疑其不誠。而無感恩之意。夫郡守縣令。牧民之官也。州牧刺史。執法之吏也。以州牧刺史。統轄守令。執法者居上。撫字教化者居下。輕重倒持。孰過於是。所以後世人主。治天下之心。非不切也。然所懸者。違法之令。所任者。執法之臣。不

數年間。執法者因而弄法。守法者從而侮法。使天下誅名而不誅實。名實既亂。彰瘡易位。君子小人。不相筭攝。願治之心。盡爲怙亂之心。此反道逆性之害也。至於天下已平。而思患預防。亦有道焉。周公坐以待旦。卽陰雨綢繆之旨。非慮人之爲患。而我防之。正慮己之分量既盈。道德未充。縱情極欲。爲人所患而不自知也。易曰。損益盛衰之始。蓋謂損中有益。則盛之始。益中有損。則衰之始。盛衰互藏於損益也。爲人君者。宜先自治。雖其時可以無所不爲。而不克自遂之懷。常若輪之見曳。尾之見濡。此自治之道也。天下以防患而致亂者多矣。不防己之致亂。而防人之思亂。嚴其刑辟。衆其兵衛。下苦於參夷。上困於資給。皆防人之爲患。而適以生患者也。非周公陰雨綢繆之旨也。

致和

爲治之道。自草昧而之明備。自明備而趨華競。不過數年之間。老成薺拔多士。多士復爲老成。亦不過數十年之間。惟人主之心。始終如一。則百年無弊之徵也。蓋主心不移。則氣運亦不移。主心不易。則人才亦不易。風俗無陵替之患。人才無卑薄之憂。所以百年無弊耳。要之取法宜正。急務宜明。取三代以下之書爲本。自然不能爲三代以上之事業。故非五經之指。不可取法也。司馬光曰。大人用世。必以禮樂正天下。使綱紀文章。粲然有萬載之安。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。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。五經之指。皆因近聖之事。以立先王之教。欲其相通。不欲其相戾。欲其相濟。不欲其相傷。太平之事。相通相濟者也。衰亂之事。相戾相傷者也。欲其相通。故爲典禮。以養其和平。爲倫常。以篤其恩愛。不欲相害。故以刑辟治其獄訟。以兵

戒除其叛逆。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。太和之氣常在天下。充滿洋溢。上達乎天德。下達乎物類。而禮樂可興也。禮樂者。三綱之規矩繩墨。九疇之門戶塗徑也。三綱不紊。九疇不刊。則人心皆正。嗜欲不熾。莊正齊肅。從容簡靜。而和氣盈於中矣。又能宣人心和氣。而使不鬱。養人心和氣。而使不戕。故其效也。馨香之德。格於祖考。雨露之恩。施及方外。莫非太和之所致。周之卜世卜年。豈不由此。故爲治者。一代之初。宜事與民休息。不可以禁暴鋤奸。開苛察之門。惟以仁義爲心。則風俗可厚。國脈可久。晉帥以位相讓。而一國之民皆和。四鄰諸侯遂睦。晉國以平。數世賴之。商之末年。小民相爲敵仇。卿士師師非度。而大臣出奔。宗廟弗守。亂亡隨之。有國家者。可使乖戾之風。通於上下。以爲無與治亂之數。而若罔聞乎。蓋上有好善之慶。則下蒙其福。上萌不和之心。則下與其禍。理之必然。無可逃者。至於急務之事。宜就世所偏重。隨事察之。觀其掣肘所在。定是何處。若事事至此掣肘。不可舍此而別求急務。如漢成帝時。事事爲王氏所礙。唐中葉以後。事事爲彊藩宦豎所礙。魯自宣公以後。事事爲三桓所礙。賢者執政。當觀時之所礙。若所礙牢不可破。更不必徘徊顧戀。卽當納履去矣。何也。以其不能爲三代以上事業也。故曰。爲治之道。在乎休息。若慮豪強梗化。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。使教化大行。則豪強自斂。故董子對策。亦云。教化以正人心。人心苟正。刑罰可省。後世上下之間。所以相馭者。法律而已矣。法律刑名。正禮樂對壘之敵。此重則彼輕。此進則彼退。先王以禮養人。欲其免於用法也。然法以繩人。禮必自繩。故有位之人。敢於持法。憚於循禮。賢者在。上。不過風裁齊物。未嘗謀及大體。賢者在。下。不過惶恐趨命。未嘗奮其學識。不幸遇不賢。則以法懼。

人而求其貨。以貨事人。而免其法。不恥無禮。不愧權譎。廢棄典型。姍笑正士。其稍能潔白者。亦皆不自爲政。不免胥吏竊權。幕客鬻貨。而成其否隔。是以戕賊人生。敗壞人倫。愁苦相尋。怨怒並興。小則告訐日紛。大則寇攘並作。其餘竊位固寵。徇私忘公者。皆自足於旦夕之間。而無復指隨。後生小子。恬不知怪。所謂邪吏弊政。僭令薄民。四者並見。可比堯時四凶也。若以禮義相尙。則鄰德而助信。何戾氣之有哉。

敦信

天下之事。取必於同。則僞者出矣。一售其僞。則作者怠矣。僞之一字。通於上下。則天下之亂。可立而待。君子知同之必僞。故不以君上之命。責信從之虛名。發言盈廷。莫執其咎。末季之風也。詢謀僉同。龜筮協從。盛世之典也。是以致治之道。莫如敦信。所謂信者。非直不背盟誓。不爽期會之謂也。居心行政。有不可對匹夫者。非信也。承流宣化。有不可告君上者。非信也。賞善罰惡。有不可質鬼神者。非信也。洗滌利欲之私。一動一靜。皆爲法度。使臣民有所依據。不賞私勞。不罰私怨。所勸人者。身先行之。所禁人者。身先度之。上之於下。有騶虞之仁。下之於上。有死麇之貞。則可謂信矣。易曰。臨觀之義。或與或求。言上亦有求。下亦有與。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。不必供吾財賦。助吾饗餼。然後愛之也。不必撫我則后。虐我則仇。操潢池之戈。鋌而走險。然後畏之也。矯天下不善。而歸於善。齊天下不一。而歸於一。非曰旣善旣一之後。吾可晏然享其成功。而免兢業之勤。人皆憬然從吾政令。而無刑辟之慘也。總是相關之義。自然至此爾。雖以聖人立法。不能盡寒天下之姦。皆合衆人之欲。但取便國利事。察失立防。斯善政矣。故聖賢論治。不輕變法。以爲